

# 记取当年好味

□ 张薇

记忆有时候并不可靠,但是味觉却时时醒着。零食,是孩子们永远的快乐来源,经过数十年,那些留存在嘴角的味道还依然让你记忆犹新,牵肠挂肚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零食,几乎没有特别精致的包装,都是原生态存在着。

水果罐头,装在玻璃罐子里的水果,金属盖子很难打开。每次尝到它们都要付出艰难的劳动。把罐子倒置过来,把毛巾垫在盖子下,用螺丝刀一下一下起那个盖子,你只要听到有气体钻进去,就好了,罐头就打开了。那时候都是爸爸做这个工作,孩子略略心急地围在一旁。水果罐头可不是平时常常能吃到的东西。山楂、桃子和桔子,这几样水果的罐头比较多,它们被糖分剥夺了鲜活的味道,只保留了一小缕原始气息,让你依稀辨认。它们又软又甜,没有个性,几乎变成了另一种物质,但能得到每个人的认可。因为不能常常吃到,所以罐头显得非常美味。

吃罐头一般是病人的专利。看望生病的人,手里拎着的必定有装在网兜里的水

果罐头,以及桔子汁。桔子汁和现在的饮料不一样,它必须兑水喝,否则甜得过分。生病的小孩更有吃罐头喝桔子汁的待遇。一个朋友曾经说:“我小的时候生病,我妈让我吃罐头,我很生气,平时不给,现在吃什么都不香了才给。”

相信那时过来的人,看到这两样东西都会马上和自己发热的额头联系在一起。现在极偶尔还会吃水果罐头,每次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病了。

糖瓜,记忆中只在冬天吃到,它出现的时段很短。本来这种食品就是为了黏住灶王爷的嘴,腊月二十三让他上天言好事的。那时我在老家的镇子上生活,每天和邻居家的伙伴满街筒乱跑。对什么都不甚了了,也不知道问个原因。

那时的冬天总比现在的黑得早,大家关灯躺在烧热的炕上准备睡觉。奶奶递给我几粒糖瓜,我悄悄攥在手心里,放一块在嘴里咬来咬去,这种麦芽和黄豆做成的灰白色扁圆的糖很黏很黏,牙齿完全被卯在一起了。它的甜带着强烈的土性,和包在

玻璃纸里的水果糖、奶糖不同,它们清新娇嫩,而它懵懵然,没有开化的样子。吃完了这一粒,我决定换一种吃法,不再猛劲儿和它较量,而是放在嘴里让它自由从容地融化,感觉它的躯体一边酥住我的口腔粘膜一边慢慢缩小,同时脑子里还在幻想着什么。糖还没全化,我已经睡着了。奶奶能给我的零嘴不多,糖瓜我不是最喜欢,但是奶奶惦记着我,而且匮乏的时代有东西总比没有强。所以我也会对它青睐,并在嘴里把它快乐地理解透彻。

我喜欢吃的是冰糖葫芦,一直到现在。但是爸爸不吃。他小的时候家里穷,到某个时节就要有相应的工作要做:下学捡粪,割草,夏天卖甜瓜,冬天串糖葫芦。爸爸曾经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样把一堆山楂和糖变成冰糖葫芦。我那时候对他说的不感兴趣,只喜欢吃糖葫芦小贩的劳动成果。有一次,爸爸决定做一回糖葫芦,为我再现历史。他用铁锅熬糖,我帮忙洗山楂,再串起来。爸爸把菜板用凉水浸过,把山楂串浸到粘稠的糖浆中,拎起来在菜板上

一拍,再拉一下,焦黄酥脆的糖片就出来了。待糖变凉,借着菜板上的水,冰糖葫芦就可以轻易取下来。当时不知道为什么,爸爸做的冰糖葫芦味道和小贩的不太一样,也许是浸含了父爱吧。

以后,爸爸还是给我买糖葫芦,常常记得冬天他冷呵呵地骑自行车下班,手上费力地举着两只冰糖葫芦。不知道他是怎样骑回来的。

记忆中还有爆米花、棉花糖、酸枣面、糖人儿,全部数出来会占满现在超市的一小货架。它们全都那么好吃,回忆起来,我只能反复用“好吃”来形容当时的味觉。那些味道,明烈动人,不是印在味蕾上、盘桓于舌底,而是留在心里,留在恋恋难忘的纯真过去。把这些东西都拿来,吃口中,还会感到美味吗?不会,人在变老,变旧,我们希望尝到的是青春的味道,记忆的味道。它们愈遥远愈清晰,这其中包含了记忆者的生活参与,亲人的关爱气息,成长过程的体会,并与生活的蹒跚行进胶着在一起。



# 智能手机

□ 刘红娟

大外甥上班挣工资后,给他姥爷姥姥买了部智能手机。这样,爸妈就拥有了除老年机以外的第二部手机。

买这部手机,我们的初衷是,能随时跟爸妈视频聊天,能把我们生活的场景拍成照片发给他们,让他们想儿女时随时能看到我们。手机买来,我们手把手地教爸妈如何使用,姐姐和二侄女甚至把简单的使用步骤写在了纸上,让他们能接通电话,能观看来电的视频,还安装了抖音、快手软件,让他们没事时看看网络世界的精彩。

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,当我们在他们身旁摆弄手机时,爸妈会新奇地伸着脖子观看。可当我们离开他们,再拨视频电话时,他们那边没有了反应,我们只好再打老年机,问问情况,回答是不会接,不会接。我们只好说等回家了再教。

到下一次回家,拿出手机,手把手地教他们时,他们却有了退缩的神情,一个劲地说不会用,让我们把手机拿回去。我们只好耐心安慰,让他们慢慢来。一次只学一点,能点开,接听或者观看就行。边教边实验,可好,教给他们按绿点,他们转身就记成按红点。转念一想,也是有进步的,总归知道按了。

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经过我们见一次教一次的耐心教授,再加上爸妈会拿着手机向邻居请教。终于,他们能接听电话,也能查看一下我们发给他们的照片了。每次拨视频,看到爸妈在视频里露出好奇的眼神,我们心里也是一阵暗喜,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!在接通的时候,再鼓励他们几句,学得挺快呀,接得也挺快呀!爸妈就像刚上学的小学生,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态。每次回家,他们还会跟我们汇报,看到了我们的照片、视频,就好像等着我们夸奖一般。

智能手机开阔了父母的眼界,让他们的世界也丰富起来。他们能一次次地翻看大外甥的工作照和参加活动的视频,能看看我写的稿件,能看看我姐养的花,能看看姑姑发来的小区照片。这些都是他们最关心的,也是最感兴趣的。

智能手机也方便了我们更及时、更准确地了解爸妈的情况,以便我们更好地照顾他们。有一次,我拨通了电话,看到视频里妈妈的脸色有点显白,头发也显杂乱,就问是不是有点不舒服,妈妈说没有。我就又招呼爸爸到视频前来露露脸,又问吃了些什么饭,他们都一一回答。但我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,就说没什么事你们就歇吧,故意没有关手机。只听见爸妈在那边聊天:“手机咋关啊?”“闺女那边关了就行了,放着吧。”他们把手机放在炕上,手机视频里是我们家房顶,我继续听着他们的谈话。只听爸爸说:“一个劲问你有没有不舒服,不能跟他们说,一知道就得跑来,还都上班呢。”我听到这儿,心里一酸,年迈的爸妈怕我们惦记,忍着病痛,就是不愿跟我们说。我马上对着手机说道:“爸妈,我还没关手机呢,我竟听听你们说啥。”爸妈也拿起手机,对着视频笑着:“不用惦记,就是早晨起得早,头有点晕。你还是没关手机呀?”我也被他们逗笑了:“有啥不舒服,就说话,别等着厉害了,我们还着急。我马上跟我姐去接你们,去医院看看吧。”就这样,智能手机成了帮助我们识破父母“谎言”的神器。它也更好地成了父母的“保护神”。

现在,爸妈已经能顺利使用智能手机了,一边使还一边感慨:“这手机真是方便啊,想看啥有啥。孩子们在哪都能看到,看到都好好的,心里就踏实啊!”

# 水井

□ 刘敬君

儿时,家里有个菜园,园子东北面有一口水井,井东边有一棵大榆树,斜着探过头,像一把保护水井的大伞,正好把井遮住,四周是各种蔬菜。

春天,菜园中的花草在软土中拱出嫩芽,不久,草儿就在春光里一展芳姿,粉的,红的,黄的小花也轻轻摇曳。榆树上,浓密的绿叶间,长满了一串串榆钱,嫩嫩的,绿绿的,甜甜的。新栽的秧苗静静地躺在松软的土地上,金黄的油菜花旁蜂飞蝶绕。夏季,大蒜抽出长长的蒜苔,黄瓜顶花带刺,西红柿像一盏盏小灯笼,朝天椒红黄绿紫,色泽鲜亮,豆角秧挂着大把豆角爬满架。秋天,大蒜大葱萝卜都出土,一畦畦碧绿的大白菜占据半壁江山。冬至以后放假,枯黄的小草等着来年吐绿,落光了叶子的大榆树期待来年结出更多的榆钱。

井边有井台,一般是下边垫土,上面铺砖或者大石板。那里是花花草草的小天地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即使最干旱时,它们也渴不着。车轮辘菜贴着地面舒展开几片肥硕深绿的叶子,苦麻子顶着一朵朵娇嫩淡黄的小花怡然自得,野牛草的叶儿又细又密,又软又长,生命力也让人刮目相看,砖石的细缝中照样有它的身影。

井边也是孩子的乐园,淘气的我们经常到水井边玩,在那里搓泥蛋,摔泥罐。有时我们趴在井边看里面若隐若现的水,看里面映出的人影,有时坐在石板上玩石头把,或者用粉笔画画,有时故意把小石子扔

进去,听石子落在水里的叮咚声,大人看到自然会呵斥、制止。

那时的井大多是人挖的,用挖铲挖,用平板锹锄土,一层层挖下去,出了沙子,再用圆头锹挖出水,泥沙用马架打上来。人挖完后站在大罐里,手抓着井绳,用辘轳打上来,浑身湿漉漉的,冻得直哆嗦,赶紧脱掉靴子,解下雨布,摘掉头上的帽子,换上衣服。

把井里的水打上来要用辘轳。辘轳由辘轳头、支架、井绳、罐等部分构成。辘轳头由三根木头构成三角形支撑,后面两根,前面一根,用几块大石头压好,木头上面是一根横梁,三根木头插进横梁。横梁前是一根光滑的圆木。辘轳长长的,圆圆的,中间有洞,右边是弯成半圆形的辘轳把。把辘轳的洞口插进横梁前面的圆木,以圆木为轴,并绳一圈圈绕在辘轳上,绳子一头拴着铁罐或者水桶,把水桶或者铁罐放下去,灌满水摇动辘轳打上来。

罐是铁的,扁圆,上面有横梁,横梁上有铁环,井绳上的钩子钩住铁环,就能打水了。那时候浇园子的水都是用铁罐一下一下打上来。要是长时间打水,就只能打半罐,还掺和着泥沙,这就得等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,水渗出来接着打。一罐水也就一水桶那么多,打上来时从井口处抓住井绳,边倒转辘轳松开井绳,边把罐拉到井沿,倒出水,再把罐送回去,这一连串动作,手脚都要配合好。打的时候,双手抓住辘轳把,两只脚一前一后站稳,双臂用力让辘轳转

起来,身子也随之前倾、猫腰、抬起、后仰。打的时候慢,放的时候快,罐到水里会咕咚咕咚响,那是进水,往上打时会哗啦啦响,那是罐漏水或者晃动时水洒了出去。往上打摇动辘轳把,一圈一圈往上打,放的时候可以快些,一只手轻轻按着辘轳,用按的力度大小控制速度,让辘轳用惯性转起来,省时又省力。这样一放、一打、一倒、一送,打一罐水得五六分钟,所以那时候浇园子费时费力,往往是一大早就打一院子,浇两畦黄瓜,晚上再浇几沟西红柿、豆角秧。

有时赶上天热,地里太旱,裂了横七竖八的口子,秧苗蔫头蔫脑,就得晚上浇,浇到半夜是常有的事。水从垄沟或者菜畦流过去,遇到干裂的大口子就马上顺流而下,灌满了才能继续前行。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帮妈妈看畦头的情景。晚饭后,月光如水,妈妈借着月光一罐一罐打水,我拿着手电,蹲在畦头看水是不是流得顺畅,哪里被挡住水就用手或者锄头顺一下,把杂物清理一下,水流到头让妈妈开新畦口子。

打小时候,辘轳的“吱扭”声,倒水的“哗哗”声,罐碰撞井壁的“咣当”声,罐到水面撞击时的“哗叽”声,水流进罐里的“咕咚”声,一直在耳畔萦绕。

吃水一般用水桶,我们这里叫水筒,水筒放下去,摆几下,让水筒口歪倒,水便能进去。水打上来要用扁担挑,一根扁木头放在肩头,两边的铁钩子上各钩着一个水筒,水筒随着走的人颤颤巍巍,上上下下,水滴滴

# 我的初中生活

□ 沈庆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升入了滦南县大马庄初中。

学校坐落在离家5里地外的乡里,那时大马庄还是乡。每天,我们从村里到乡里,步行上下学,往返四次。那时我们还没有自行车,更不用说别的交通工具了。我和邻家姐妹们结伴而行,出了村,为了省时省力,不走大路,顺着那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羊肠小路去学校。小路窄至只能容一人通过,大家前后排队前行,嘻嘻哈哈,前呼后应的。两边,是密不透风的青纱帐。当然,冬天田野里光秃秃一片,我们便洒脱多了,可以三五成群地“横行”。

冬天,天冷得刮鼻子刮脸,即便室内生铁炉子,我们的手也冻得像包子一样。因为通着炉子有土坯垒成的长长烟道,上面可以热饭,我们中午便不回家。第二节下课的时候,我们把铝饭盒码到烟道上,满满的一溜儿,有时还要码两层。因为底下的先热,第三节下课的时候,大家把上下两层的饭盒调换一下,避免下面的太热而上面的又凉。我最常带的饭是几块红薯。有时,带半盒拌了猪油和食盐的高粱饭,揭开盖子,一股香气袭来,便吃得津津有味。也有带大饼的时候,因为少油,巧手的母亲使用发酵好的面,粘着面粉烙饼,白白的面饼上带一层金黄的硬皮,里面却松松软软,口感很好。同学们的饭大同小异,那时,肉蛋

很少吃到。

初中正是身体迅猛生长的时期,因为缺乏营养,那时的我,清瘦高挑,文文弱弱。喜欢上语文课,对博学幽默的语文老师马老师佩服有加,愈加喜欢语文,喜欢写作。

初二那年,春旱早地来了,带着柳绿,带着鹅黄。而我,却病倒了,休学了,每天躺在温暖的土炕上养病,总是木木地看向窗外。透过敞开的窗,我看那四角的天空,偶尔鸟儿飞过,便神往地呆愣许久。除了吃药打针,我就是看一些文学书,也写一些忧郁的诗句。

阴雨霏霏的一天,一只燕子在我窗前飞来飞去,来来回回地盘旋着。我知道,它是在寻找搭窝的地方。突然,它倏地飞到了我的小屋,转悠了一圈后又飞走了。过了一会,两只燕子飞来,嘴里都叼着一些泥巴,放在两根椽子的中间,之后飞出去,不久又飞回来。就这样,它们开始在我的小屋筑巢。我的视线被它们牵引,竟忘却了烦恼。它们的巢呈半椭圆形,规则又漂亮。

从那儿以后,晚上我有了燕子夫妇作伴,不再孤寂落寞。我给它们起了名字,一个叫灰灰,一个叫黑黑。天黑时,等它们飞回来,我才把窗户关上。它们很勤快,每天早早地唧唧着把我叫醒。我睁开眼睛时,他们正焦急地在我屋里转圈,我便打开

窗,让它们轻盈地飞去。

过了些时日,窝里探出了几个小脑袋。哈,原来,灰灰和黑黑做了爸爸妈妈了。自从有了这几个小家伙,屋子里生动了许多,尤其当乳燕的爸爸妈妈把食物带回来的时候,小燕子一个个张着大嘴巴,唧唧唧唧叫个不停。看它们欢快地吃下食物,灰灰和黑黑再度去寻找食物。从那时起,我知道了万物有灵。

当小燕子羽翼丰满的时候,它们便顽皮地飞下来,有时落到我的身上,我就静静地看着它们,不敢动一下,唯恐吓到那些可爱的小精灵。渐渐地,它们和我熟悉了,我便可以轻柔地摸一下它们滑滑的羽毛了。天气暖到晒得人懒洋洋的时候,小燕子也长大了,飞走了,偶尔,也会飞回来在屋中转几圈。

听村里的老人说,家中有燕子做窝,是吉兆。说也奇妙,我那时真的好了起来。我不再消沉,从这些活泼的生灵身上,我学到了乐观的态度。我会到阳光下散步,会闭目听听鸟鸣,更喜欢的是,听燕子的呢喃。又过了一段时日,我痊愈了,重返了校园。

校园内,还是那几排古旧的尖瓦房,设施简陋的教室,前后墙上各一块黑板。讲台上,一盒白色粉笔,一个黑板擦,每节课随着各科老师的变换而在讲台上更换着书本。这些,在病好后的我眼中,竟有了亲切

感,有着知识的魅力。有时,讲台上会多了一盒彩色粉笔,那往往是地理老师为了在黑板上标注地形、划分地区而用的,或者是美术老师画画所用。当然,有时也被我所用,这一直是我初中的骄傲。我擅长画画,成为班里后黑板的板报美术设计师和绘画者。我们一般两周换一回板报,我便拿了那盒彩色粉笔,放到最后一排同学的课桌上。最后一排往往是高大的男生,他们便自觉地把桌子往前搬搬,人随桌子前移。然后,回头看我布置板报,而我,极少和他们交谈。我先是左瞄瞄,右瞅瞅,然后用一把木尺测量好长度,平均分成三四等份,以菱形、长方形或圆形等为板块的边线,画好花边。有的板块与板块间,画成刚发芽的垂柳,点缀一两只燕子,清新又唯美。插图多是梅兰竹菊,或者是荷、喜鹊、黄鹂等花鸟,有时也画成师生共读的那种人物画。刚画好的黑板报,色彩艳丽,图案美观,常常赢得师生的赞扬,那时,内心美美的,脸上却不起波澜。

实验课少之又少,无非有烧杯啊,天平啊,实验室也破破烂烂,由于使用少,长期关着门,里面总有股霉味。美术课更是常常上成自习课,因为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。体育课倒是每周一节,无外乎跳跳远、跑跑步、扔扔沙包,男生连篮球都很少打,好在,我们都走着上下学,身体素质都还不错。

